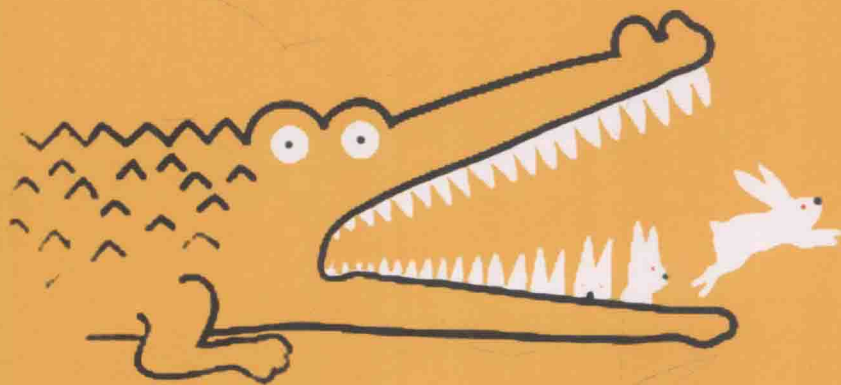


# 不知死， 焉知生

王雯婷  
译  
〔日〕上野正彦  
著

法医的故事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不知死，焉知生

法 医 的 故 事

〔日〕上野正彦 著

王雯婷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3-305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不知死,焉知生:法医的故事/(日)上野正彦著;王雯婷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301-24846-1

I. ①不… II. ①上… ②王… III. ①法医学—普及读物  
IV. ①D91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16252 号



SHITA WA KATARU by UENO Masahiko

Copyright © 1989 by UENO Masahik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JIJI PRESS LTD., 1989

Re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2001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UENO Masahiko,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Japan.

书 名: 不知死,焉知生:法医的故事

著作责任者:〔日〕上野正彦 著 王雯婷 译

责任编辑:白丽丽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4846-1/D·3677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出版社法律图书

电子信箱: [law@pup.pku.edu.cn](mailto:la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7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A5 7.875 印张 132 千字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2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有度

一切皆有法 一切皆有度

## 目 录

不知死，焉知生

### I

与死者的对话 [003]

检土杖 [010]

亲子鉴定 [020]

赤坂殉情 [034]

性交猝死 [041]

安乐死 [052]

死者之雄辩 [057]

撞击 [065]

死者未亡 [070]

死后也要看名医 [078]

食人谈 [084]

/ CONTENTS

## II

微小的呼吁 [095]

最后的时光 [103]

继承人 [109]

失信于人 [115]

头发 [121]

橘子 [126]

生命的价值 [130]

个人识别 [135]

涉及保险的问题 [140]

家破人亡 [144]

医学与法律 [152]

### III

日本毛女贞 [159]

木口小平 [162]

警官的验尸与法医的验尸 [165]

特殊的惩罚 [170]

站在死者一方的医学 [173]

堕胎 [176]

活着 [180]

来自杀人犯的电话 [183]

心脏麻痹 [187]

凯伦事件 [191]

蒙娜丽莎 [194]

IV

生命里最后的光 [199]

谎言 [202]

了不起的提议 [206]

责任 [209]

梦中杀人 [212]

酒为百药之长 [215]

酒精依赖症 [218]

中老年人与运动 [221]

明察秋毫的法医 [224]

不同的结论 [228]

维护死者的人权 [231]



后记 [235]

文库版后记 [239]



不知生，焉知死



## 与死者的对话

在我最初走上医生这条道路时，曾迷茫于究竟要选择医学的哪个领域。

这说起来有些可笑，但事实上，我在进入医学部学习时的愿望非常简单——只是迫切地希望自己以后能够成为一名医生。一直到后来我毕业了，在结束实习生活并通过国家考试之后，我才开始迷茫今后究竟要选择什么，又该在哪个领域一显身手。

父亲是一位偏远地区的全能医生，他的小诊所就像是野战医院。他不分昼夜地给当地的人看病，不仅看肺炎、结核、肠伤寒、扭伤、骨折、刀伤，还看中耳炎、沙眼，有时甚至还要负责接生。如果碰到重症患者，他就将他们送到城里的医院。

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根本无法想象，

原来医生也必须要有一项专长。随着我对医学知识的掌握越来越深入，我渐渐明白，无论走在哪一领域的最前沿都十分不易，更别说要面面俱到了，那简直是痴人说梦。我愈发苦恼起来。

所谓内科，就是从外侧检查病患的身体，判断病因并进行治疗。这就好比让我摸着一个雕漆的饭盒去猜里面装的究竟是红豆饭还是牡丹饼一样，很是困难，而且根据医生的判断就下定论也颇为草率。

那外科又如何呢？外科更大刀阔斧一些，就是将病死部位切除并丢掉。这么看来就多少有些不像医生了。

虽然几经考量，但我还是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领域。考虑到兴趣和现实，我也曾想过，要不就去妇产科吧。

如果真是那样，又该是怎样一种情形呢？

但事实上，于我而言，选择成为医生就意味着今后不再与活人打交道了。因为我最终选择了法医学。

那时的我并没有明确的理由与目的，只是想着与其直接成为临床医生给病人看病，不如先通过学习法医去思考“活着的意义与何谓死亡”这一困扰了很多人的问题，日后在接触患者时，这份感悟与收获也会对自己有所帮助吧。

父亲曾说过“当医生并不是做买卖”，他也十分赞成我的这种选择。所以，没有半点临床经验的我就这么走进了

法医学的教室。那时的我只是想着,就算以后还回去做临床医生,体验两三年的研究生活也绝不是浪费时间。

于是接下来的四年里,我就一直在做动物的中毒以及血清学实验。但这不同于我期待中的法医学,总感觉是在隔靴搔痒。

我觉得,还是那种在事故现场进行验尸、解剖的实践型法医学更适合自己的性格。

在东京,有一个叫做监察医务院的机构,主要负责检验、解剖异常死亡(非自然死亡)的尸体,确定其死因,为检视官<sup>①</sup>的验尸提供医学帮助,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提高公众卫生水平,并为预防医学作出贡献。

一般来说,就医时患者会先告诉医生自己出现咳嗽、发热等症状,然后再接受治疗。但有时一个非常健康的人也会突然死亡。这时,他周围的人、家人,甚至死者本人也许都不清楚死亡的原因。于是众多问题浮出水面,他究竟是怎么死的?是因为疾病、事故死去的?还是自杀或者他杀?

监察医务院就好比站在死者一方的法医学界圣地。在

---

<sup>①</sup> 检视官是日本法医尸检制度中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环节,由于实施法医解剖的医生不隶属于警察部门也不承担现场尸体勘验的任务,所以检视官就成为警方负责现场尸体检视、区分案件性质、决定是否实施解剖、与解剖医师沟通协调等工作的重要角色。——译者注

这里，这些疑问都可以得到解答，那些永远沉默的死者的人权也能够得以维护。而我，也因此选择成为一名监察医务院的法医。

这之后，我在法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恍然觉察时，早已没了再回去当临床医生的念头。

有一个还在蹒跚学步的小女孩撞上了煤油炉。不幸的是，正好有一个装着开水的水壶砸到小女孩背上，造成了严重的烫伤。虽然火速赶往急救室接受了治疗，但小女孩终究没能撑过一日就去世了。

小女孩的母亲当场就疯了。医生也开具了烫伤致死的死亡诊断书。但当小女孩的父亲前往区政府提交死亡诊断书时，对方却并没有受理。因为小女孩是在外界因素（由开水这种外力造成的死亡）的影响下死亡的，这种情况下，一般医生开具的诊断书不能成为正式的死亡证明。

在《尸体解剖保存法》第8条的要求下，医生向警方提出了异常尸体（非正常死亡）的申报。在具备了法医制度的东京都内，需要由法医和负责调查案件的警官一起进行验尸。

这是因为负责治疗的医生虽然能诊断出死因是烫伤，但并不清楚为什么开水会洒在小女孩的背上，也无法只凭

家属或者周围人的话来判断死者的死亡原因。

然而警察可以揭开死者的秘密并进行深入调查，他们可以查出真实的死亡情况与原因，维护死者的人权。

小女孩的父亲拿着死亡诊断书回到了医院。医生也觉察到事情有变，立即向警方提交了非正常死亡的申报。

法医在助手的陪同下乘上检案车。十分熟悉东京交通的司机避开了拥挤的道路，向警察所在的医院疾驰而去。到达医院后，法医和助手在警官的带领下来到安放尸体的太平间。助手先向遗体行注目礼，然后脱去小女孩的衣服，拆掉一层层包扎好的纱布。

法医在听取调查情况的同时开始验尸。当他看到烫伤痕迹时很是吃惊，因为这块留在小女孩背上的烫伤痕迹竟然是一个圆形。

小女孩的母亲此时依旧精神恍惚，警方无法从她那里获取更详细的信息。但母亲能肯定，是小女孩自己撞上煤油炉导致开水壶砸下来的，是她自身的过失。不过倘若真是如此，那么开水留下的痕迹就不该如此规整。

调查到的情况与尸体身上的伤痕不吻合。这就说明一定有谁在说谎。法医指出了这一点，警方又开始重新调查。

虽然花了不少时间，但小女孩的母亲最终还是招供了。因为忧心于这个智力低下的孩子日后的命运，母亲亲手将



开水倒在孩子背上，并伪装成小女孩自身的过失。

这个小女孩是家里的次女，因为智力低下成了家庭的负担。不论是对家庭还是对她自身，也许死了才更幸福吧——这位母亲就是这样自顾自地想着。

但坏事终究会败露。由于开水的量很少，倒在小女孩背上的开水被层层衣服吸收了，并没有流出来，只晕开了一片圆形的烫伤痕迹。

即使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小女孩在死前依旧奋力抵抗，导致开水最终没有流出来。这究竟是上苍的救赎，还是小女孩求生的渴望？让这片圆形的烫伤痕迹成了解开谜题的线索。

在医院工作的医生更专注于治病救人，他们也许并没有想到这些问题。但即使他们没有想到，即使他们找不到解决的方法，也必须要提交非正常死亡的申报。幸运的是，区政府的户籍负责人经验丰富，他认为小女孩属于非正常死亡，要求通过正规渠道进行验尸，才让这次的事件得以解决。

在如今的年轻母亲当中，有一些母亲会因为孩子出生后身心并不健全就没有信心将其抚养成人，她们甚至会毫不在乎地对医生说，希望能够结束孩子的生命。她们就是这样自私任性，根本不把生命当回事。